

经典武林高峰会



天地仙狐

陆月◆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编者话

这是一套献给所有武侠玄幻爱好者的精彩专辑，也是献给所有喜欢美丽事物的朋友的礼物。

现在是2002年，离我们初次推出武侠专辑已经过去10年，那么长的时间，足以让我们遗忘一切最熟悉的面孔。但是，有时候时间也可以令我们对一些美丽的事物记忆更加深刻。

每一个名字，每一个喜爱武侠故事的朋友，都被我们如此深刻的记忆着，挥之不去，令我们怀念、爱慕……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来形容，只要喜欢就好。

时值2002年的年中，象我们一样深爱着武侠小说的朋友们，忽然发神经的在现在这个业已远离武侠时代的新世纪，出版了这套《经典武林高峰会》，在这套专辑里，“高峰会制作组”的编辑们——我们这些同样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的人们找到了久违的惊艳感觉，为了能让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样欣喜和快慰，同样是武侠人的我们制作了这套《经典武林高峰会》。想必大家看了也会喜欢——那毕竟都是我们的心血呀！

好了，该说的在这里也都说完了，下面就让大家享受这余温尚暖的经典大餐吧！

高峰会制作组

2002.4

内 容 提 要

长白山位于我国东北部，
高人云表，连绵起伏，纵横数千里，
山高处不仅长年积雪难化，
岩石亦多呈白色、灰白色，故而得名。
这山立峰名为“白山头”，
附近有大小七十二个人称龙潭的湖泊，
其中最大的便是天下知名的“天池”。
在高出云表的天池下方，有座独立的白石峰，
矗立千尺峭壁绝崖，
外表看似鸟兽难登的险地，
峰顶终年白雾缥缈，风吹不散，
而雾下石峰却是中空，
百丈绝壁内，虽然少见阳光，
但谷底有一热泉，冒之不已，
那热气便将这一片百丈谷地，薰染得四季如春！
而谷壁间，受这热气的长年浸润，
裂缝中自然孕育出许多奇花异果，
岩洞里也住满了异兽珍禽。
终年水声潺潺，流泻入峰外林海浅溪，
蜿蜒一线，穿林过隙，缓缓向山下奔腾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章	倩女舍身	1
第 二 章	仙洞仙长	18
第 三 章	三女同嫁	38
第 四 章	新婚之夜	60
第 五 章	剑丸初成	79
第 六 章	勇救狐仙	97
第 七 章	李府顾问	113
第 八 章	阴阳合一	140
第 九 章	蜕化人形	162
第 十 章	义收两怪	182
第 十 一 章	身外化身	201
第 十 二 章	天池雪莲	224
第 十 三 章	鞍山除恶	252
第 十 四 章	马家大寨	273
第 十 五 章	基石初奠	292
第 十 六 章	收妖为妾	313
第 十 七 章	李府初立	335

第十八章	终也出山	355
第十九章	牢中会母	376
第二十章	安家兴业	393
第二十一章	入宫除魔	414

第一章 倩女舍身

长白山位于我国东北部，高入云表，连绵起伏，纵横数千里，山高处不仅长年积雪难化，岩石亦多呈白色、灰白色，故而得名。

这山立峰名为“白山头”，附近有大小七十二个人称龙潭的湖泊，其中最大的便是天下知名的“天池”。

其实，百万年前，长白山曾是一条火山带，天池也好，龙潭也罢，都是火山渲威的出口，其后渐渐冷却，形成水潭、湖泊，山上不仅孕育出一片无边无际的“林海”，更长出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、怪兽、珍禽及各种稀奇的药材。

初冬季节，大雪后长白山上下，又笼入一片白里，那漫无边际的林海，虽有不凋的苍松翠柏，却也因层层积雪难溶，失去了绿意。

不过这山并不是到处结冻，有那窄谷石缝，受不住地热熔岩的排挤，也让它寻暇觅隙的渗透出来，形成一些特异的地形，长年热气蒸腾，温暖如春，只是这种地方一般人很难发现而已！

不信嘛？请看！

在高出云表的天池下方，有座独立的白石峰，矗立千尺峭壁绝崖，外表看似鸟兽难登的险地，峰顶终年白雾缥缈，风吹不散，而雾下石峰却是中空，百丈绝壁内，虽然少见阳光，但谷底有一热泉，冒之不已，那热气便将这一片百丈谷地，薰染得四季如春！而谷壁间，受这热气的长年浸润，裂缝中自然孕育出许多奇花异果，岩洞里也住满了异兽珍禽。

按说这种绝地，人类是难以登临的，但可巧的是热泉到处，总能觅隙渲泄。

而在日积月累的流窜侵蚀之下，峰腰间竟被冲出一道窄窄石缝，热泉随缝飘落，又形成一道十丈瀑布，终年水声潺潺，流泻入

峰外林海浅溪，蜿蜒一线，穿林过隙，缓缓向山下奔腾！

谷中于是水渍渐少，百花奇树的种子飘落，谷底便成了一处繁花似锦的洞天福地了！

也不知是哪一年，或许是偶然吧！谷内来了一老一小两个人，竟在谷底觅得几处天然石洞定居下来，过着与世无争、却又忙碌异常的日子！

所谓山中无甲子，一转眼几年过去了。这一天，也可能“合当有事”吧！

天刚放亮，谷底十丈方圆的小潭边，依壁而辟的一处石洞中，已然闪出一条人影，竟是个身材健美、俊秀挺拔的美少年！

那少年一头乌亮的秀发，胡乱的被在肩上，以一根晶莹白丝勒额束住；丰额隆鼻，合口有棱，两耳大而有轮，垂悬双珠；粗黑的剑眉斜飞，细长的凤目清澈晶透，像似两潭深水，开阖之间，不但有神，甚且有种顽皮的奇异神采闪射出来，像是对眼前的任何事、物，都觉兴趣盎然，乃至唇角如弧，颊上时漾出一对酒涡，衬着那口洁白玉齿，下巴方圆有力，任谁见了，都会被他可爱、可信及可亲的感觉深深的吸引。

这时，寅末旭日尚未升起，这顽皮少年已然跑出洞外，可怪的是，他竟未着寸缕，全身上下只有额头那条勒发带子。

这样一来，他那健壮的身材，可说一览无遗！

只见他胸膛宽广，腹部平坦，腿、臂修长圆润，肤色莹白似玉，周身上下无一瑕疵，把胸口正中一点红、小腹下一片黑衬托得格外醒目。

那点红，是颗豆大的朱砂痣，其实有三颗，其中一颗被头带束住，一颗长在腹下的“黑森林”，等闲不易发现而已。

看他的年纪、身材，已有十七、八岁模样，发育应已完全成熟，为何丹心腹下隐在一片“黑森林”的那个“男性的特徵”，却只一颗落花生般大小呢？而胯下“生命的泉源”——阴囊，也像一片皱橘子皮，被浓毛盖住，根本看不出里面到底有没有“珍珠丸子”。

难道他竟是“天阉”？

噢！不！若果真如此，老天爷未免太令天下妇女失望，不得不同声抱怨了！

少年似乎很习惯赤身露体，因此虽赤裸裸走出洞外，并未露

出丝毫不自在。

他顽皮的先到另一个洞口，合掌胡乱的朝内拜了几拜，又侧耳倾听，未听见有人走动，忽像只顽皮的猴儿，嘻嘻而笑，随即凌空跃起五丈，连翻五个跟斗。

只见健躯一展，头下脚上变成一支标枪，“哧”的轻响，不见水波惊动，即已射入潭中不见踪影。

好半晌，潭水“哗啦”一声，那少年才露出头，随即单手一甩，一条红艳艳尺长的大鱼，已被他抛上潭边。

那鱼在草中一阵翻跳，“波哧”一声，竟又跃入水中，尾巴一摆，直向潭下深处潜去。

少年“哈哈”一笑，声音脆润，见鱼入水，头一低也随其潜下水去。

水潭广约数丈，水温奇高，深度亦不可测。只见水中暗流汹涌，气泡与漩涡时强时弱，不断向上翻涌，由潭口向东，溢出一道浅流，流向谷口窄缝。

平日少年遵师之嘱，不敢深潜，今日突被那条大鱼挑起一股好胜之心，竟尾随红鱼，向潭底潜去。哪知下潜十丈，仍不见底，亦不见鱼儿踪迹，而水热水压重逾山岳沸海，实令人难以忍受。

少年警觉不妙，翻身调头正想潜出，陡得胸口一痛，黑暗中只觉有条长长的水蛇，已然咬住右胸，而蛇身也电般缠住他的脖颈。

他大吃一惊，双手分途并用，右手捏住蛇头，左手护在颌下，抓紧蛇身，双脚一阵疾蹬，正电般浮出水面。接着一跃登岸，运功全身一绷，双手一拉一捏，想将咬住胸口的蛇儿捏死，并将缠在颈间的蛇身拉脱下来，哪料那蛇全身血红，力大无穷，不仅未能捏死拉下，竟还愈缠愈紧，只见蛇头咬住胸前，一鼓一鼓的，正吸他的鲜血呢！

“他妈的，你还真狠！”少年勃然大怒，骂道。

说着，猛吸一口真气，运在胸前，随即一弹一震，将蛇口震开，捏住蛇头的右手一拧，便将蛇腹翻转，闪目瞥见那蛇七寸之上有个豆大圈痕，突然福至心灵般想道：“你吸我的血，我也吸你的，咱俩不吃亏！”思忖间，张开阔口，露出两排编目也似的玉齿，咬在那蛇“七寸”浅痕之上。

少年想，那蛇敌得住他的拉、捏，这一口咬下，也不见得有什么

么效果，只是一时童心发作，以牙还牙而已。哪知才一用力，口中“啵”的一响，像咬破个气泡，一股燥热液体流入，极是香甜，不由得大力吮吸起来！

片刻间，血尽蛇死，蛇身软绵绵地自脖子滑下，少年意犹未尽的再吸几口，“噗”的一响，一颗圆滑蛇胆亦被他吸了出来。

“蛇胆有明目之效，吞了吧！”他心中忖道。

“咕”的一声吞下肚去，这时才有功夫好好打旦里手中的怪蛇。

蛇虽死，双目却仍圆睁着亮如宝石，口唇上直伸着两根触须，长约三寸，已渐渐变硬；全身细长无鳞，软若鱼骨，色泽赤艳火红，只有五尺多长。

少年眨着眼，沉思片刻，惊道：“哎唷，妈呀！这哪里是蛇？这不是血鳗吗？要命……要命……”说着，将血鳗往浅溪中一丢，立即顺着溪流向谷口掠去。

谷口，也就是溪流的出口，宽不只五尺，高不足一丈，溪水至此，一落十丈，洒在悬崖下方的缓坡上，缓坡上森林如海，无穷尽的延展开去，正是那片天下驰名的“林海”。

此时已是初冬，林海枝头早已盖满冰雪，气温也在零度以下。只见少年自瀑布上方一跃而出，掠飞如乳燕归巢，轻飘飘地跃落在冰枝之上，毫不畏寒地展开身形，又在冰枝冰帽上纵跃如飞，如履平地，片刻功夫已奔出数里，跃落在一片冰原实地！

那地方隐在林海深处，像是个练武场，四周林木森森，一片静寂，呼啸的北风亦难掠拂，确是一处隐密所在。

少年对此地甚是熟悉，一跃下地，便觉全身满泛血红，只听他“唉！唉！”地叹着、喘着，像是热极。又见他在雪地兜了一圈，忽得一计似的，双手一阵乱挖，三两下便挖出一个冰坑。

随后见他盘膝坐在坑中，又扒些冰雪埋在四周，瞑目凝神，调息运气。片刻之后，少年周身散发阵阵热气烟雾，而笼罩在他顶门上的雾气，非但不散，且渐似有质之体，泛出了桃红色光霞！

而埋在身外的冰雪，不一会逐渐消融，化成清水，再过盞茶功夫，清水滚滚沸腾气化，腾空飘散，只是周遭气温太低，水气飘出数尺，又都冻成了冰珠，纷纷落回地面，堆在少年五尺之外。

半个时辰过去，少年盘坐之处已见水气蒸干，石地现出，而五

尺之外却已堆砌了一圈冰墙，而他身上肤色赤红，桃红色雾气缭绕，更罩住他的全身。

少年似乎耐不住热，暴叱一声，双掌一抵，只见面前冰墙倒塌，雪地上也被挖了个大坑。

他迅速地移形换位，又以冰雪埋起身体，即使不移动，他附近的冰雪也一样被他散发的热力蒸干。

不过有了前次经验，他如法泡制，连换了四次坐处，那股奇异的热力绝对被他吸收消化，肤色也变成浅红色，不再像初时那般吓人了！

他长吁了一口气，心头大石才一放下，正待起身，低头忽见那原本缩在体内只有“落花生”一般大小的“命根子”，此刻竟又长成一条“虎鞭”，不由大大吃了一惊！

少年大叹一口气，暗叫“要命！”一晃身，即跃登广场边上一株巨松，随手拉过横枝上一条透明晶亮的软索，熟练的打个活结，套在“虎鞭”及阴囊根部，随即上身一仰，翻下横枝，全身平平的悬在半空中，扭腰摆荡，竟像荡“秋千”一般摆个不停。

摆荡一阵之后，他忽觉烦燥之极，忍不住扬声长啸起来！

这啸声清彻悠扬，气劲四射，足以穿云裂石，远远传扬开去，直上峰顶，不仅他周遭树木受震，枝上冰雪纷纷落下，连山顶的积雪也受到这阵声波的震动，“轰隆轰隆”的崩塌下来！

少年本想以啸声呼唤谷中的师父前来助他练功，哪知自顺食“血鳗”胆血之后，功力突然大增，只一阵长啸，竟引起雪崩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口中直叫着：“糟糕！”一翻身上了横枝，解开细索，匆匆在树洞中摸出一条黑短裤套在身上，以掩住那条尚未缩退的“虎鞭”，翻身跃登枝颠，向所在的石峰窄谷扑去。

这次他全力施为，身形如流星赶月，在冰雪枝头，星跳丸掷的一阵疾驰，转瞬已扑登瀑布之顶，窜入谷去。

不多时，“隆隆”声响渐大，大片冰雪滚滚而下，将少年方才练功的地方顿时掩埋了起来！

少年在谷中飞奔，口中大叫着“师父！”却未像往常一般有人应声。

少年心知有异，闪电般掠进潭边另一石洞，转过一块石壁，俊目疾扫，即望见洞后云床上端坐着一名道士打扮的老人，重髻高

绀，须发如雪，面目清瘦，似仍入定未醒。

少年剑眉微蹙，悄声蹑脚走近，闪目瞧见道人身前放着一张白纸，甚觉诧异，取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字付吾徒玉虎知悉：余中年入道，道基不纯，终难大成。

因见汝异材天生，元阳纯绝，根骨秀奇，乃向汝母索来为徒，欲以大清两仪降魔玄功，及少林外家秘典洗髓易筋经，内外兼施，复助之灵药，及余苦练近甲子之功力，为道家造就一金刚不坏之地仙也。

故六年以还，汝日受悬阴、鞭苔之苦，亦欣见玉杵日短，精关永固，还虚有日也！然此举究非吾徒精诚之志，亦有违汝李氏人子之道，背勃命，奈何！

近者，余功力锐减，道行大进，静中参悟，知余寿元即尽，仙辽匪遥，而汝命另有合遇，实非余所能左右矣！故余虽甚惜功散于重成之顷，未能助汝飞升紫府，然能为人间留一奇伟丈夫，亦足慰矣！

柜中古籍均道家宝典，盼汝熟读！返家探母行道，当宜累积善功，少造杀孽，则他年龙华会上，或有相见之日矣！是嘱！

玄阳子道成绝笔原来这少年名李，名玉虎，与这榻上老道乃是师徒。

他此时展读遗书，看到“寿元即尽”一句，已不由双膝跪落，星目早滚滚流下两行热泪，及儿“绝笔”两字，更是大惊失色，如遭雷击。

他犹存万一之想，于是伸出颤抖的右手，去探他师父的鼻息及脉门，证实果如所言，师父已经“仙逝”，忍不住悲悲切切大喊一声“师父……”后嚎啕大哭起来，而胸中一股激动，脑中“轰”的一响，突然俯伏地上，昏绝过去。

按说以这少年李玉虎的修为，遽经丧师之痛，悲伤难抑，尚不至于晕厥，只不过今晨机缘巧合，他趁着其师尚未起身之顷，一时兴起顽皮之心，忘却告诫，不仅入潭玩水，更潜入水底，因而触怒了一条在潭底潜修的“千年血鳗”。那血鳗秉地热生成，性属纯阳，存活在热水潭底，皮质坚巩，刀剑难伤；加以生长环境艰困，百年才能长大半尺，如今这五尺多长的血鳗，最少也有上千年。

它居处一时遭侵，以为是口中美味，立即暴起发难，一口咬住

李玉虎的胸口，想吸吮他的鲜血为食。熟料李玉虎身世奇特，也是秉纯阳之体，并经他师父玄阳子授以“太清两仪降魔玄功”，辅之佛门“洗髓易筋经神功”，日日悬阴鞭身，早是一身铜筋铁骨了！

血鳗一时性发，咬住玉虎胸肌，却不料偷鸡不着，反被李玉虎“以牙还牙”，咬破血鳗唯一致命的七寸要害，吞食了它的血、胆。

若是换了别人，一时吞下这么多“至阳、至热”的精英，必然内火焚身，早已化成一堆焦炭；但偏偏李玉虎所习的“太清两仪降魔玄功”，乃是道教仙人吕洞宾所创的秘艺，功夫练到火候，可神分阴、阳。“阳神”主外，管理一切动静一言一行，“阴神”主内，管理一切内息衍化运行，端的神妙之极。

如在平时，李玉虎认出“血鳗”之后，凝神结合阴阳，全力运功，到了一定时候，不仅可将过热的阳气排出体外，而且可把血鳗之精华尽数吸收，使功力增加数倍；只可惜调息时间不够，又心念师父已过了督导他练功的时辰而迟迟未至，乃急于回谷探视，才使那至热之气，尚有小半未曾消化排除。

此时骤然发生这等意外变故，悲恼积激心神，致阴神也一时失去控制，导致热毒趁隙入脑，将他击昏倒地。

就在此时，洞外突然传进一阵娇声，道：“有人在吗？”片刻之后，一位貌美如花、容颜似玉的少女已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！

少女年约十六、七岁，黛眉、杏眼、瑶鼻、菱唇，体态小巧玲珑，头戴红凤帽，身着一套火红劲装，背插宝剑，腰挂锦囊，左臂弯还披着一件火狐皮的披风。

她灵活的杏眼一抹，瞧见洞中情景，惊“咦”地扬声道：“大师姊、二师姊，这里有人……”话声未落，风声飒飒，少女身畔已多出两人。

右边一个年纪较长，大约是大师姊，着一身银灰劲装，同色风帽、披风，右手提着一柄连鞘宝剑，身材修长，眉目面容清丽绝俗，尤其一双凤目，在斜飞的柳眉下威棱四射，颇有威仪，只可惜年华渐老，眼角已现细纹，发中已有花白。

左边一位，应该是二师姊，年华双十，青春正盛，面目身材与大师姊有几分酷似，只是在一身鹅黄劲装的衬托下，娇艳中透着一股秀逸脱俗的气息，恍似是临尘仙子。

那大师姊凤目如电，一瞥之间，看清榻上端坐的玄阳子，躬身

一礼，道：！

“原来是玄阳子前辈，玉女宫宫主张出尘，率师妹张出云、朱如丹，啊……”一语未完，察觉玄阳子已然物化，而有一少年俯卧在地，赤裸的背部、颈项，色若桃红，以为他中了毒，立即伸手拉住李玉虎手臂，为他把脉。

李玉虎吃她一拉，前伏的身子斜转过来，张出尘等人瞧见他玉面朱唇、俊逸绝世的容颜，均不由芳心狂震，大感惊奇，目闪异采，暗暗赞付：“世上怎地有这般美男子？”尤其张出尘，握住李玉虎腕脉，感觉入手火烫，心脉强而有力，不似中毒迹象，而目光一扫，发现他下身短裤鼓起如篷，不由羞红双颊，大感踟蹰！

朱如丹亦一步跨到李玉虎身边，俯身拾起地上的白纸，递给大师姊，道：“大师姊您瞧……”张出尘接过细读，了解内容之后，忍不住向榻上再次行礼，道：“前辈功德圆满，归返瑶台，本宫恭送鹤驾。”另位两少女亦在道门习艺，见状也随同行礼。

站在洞口的张出云只觉得一阵轻风拂过，不由吓了一跳道：“大师姊……”张出尘亦有所感，闻言望她一眼，微微摇头。张出云会意，立即改口道：“他怎么了？”张出尘低叹一声，道：“你两个先把他抬到隔壁……”二女上前，挽住李玉虎两臂，将他拉起，心正讶异他身上为何如此火烫，目光一触那如篷短裤，均不禁芳心如撞，羞染两颊，怔在当地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张出尘电目一闪，道：“快啊！你们想不想救人哪！”二女暗一咬牙，双双相对托起李玉虎，疾步向外走去，张出尘随后而出，又道：“先抬到那个洞中，把他平平放在床上……”她信步而行，心中苦思李玉虎昏迷之因，目光无意间扫见浅溪中伏着一条血红的影子，心中一动，掠过去一手捞起细瞧，暗惊付道：“这果是‘千年血鳗’吗？看这裂口，若真是李玉虎咬的，必已吞了它的血、胆，那么，他怎未被内火所焚呢？”原来这三人远从黄山玉女宫来此采药，而张出尘正是玉女宫宫主，她们早晨原在附近“林海”中搜寻奇药，突被李玉虎啸声及雪崩声所惊，乃跃登林梢查看光景，这时，正巧看见李玉虎飞射而过，便随后跟踪而入，发现了这一片洞天福地，不由动了一探究竟的念头，想深入寻找李玉虎的踪迹。

安徽玉女宫在江湖道上威名甚盛，宫主张出尘不仅功力高妙，更且聪敏好学，学识渊博，处事有方，还精通医事。故而一见

血鳗形状，即认出此物乃山海经中所述，乃是至热、至阳的绝妙灵物。若是被她所捉，用血、胆合药，对她们这一派大有助益，只可惜已然死去……。

张出云乃是张出尘的亲生妹妹，朱如丹则是她的师妹。但出云、如丹两人年纪相近，性情相投，日夕一齐习艺练武，不论交情或感情，都比亲生姊妹还要厚上三分。

此时她两人将李玉虎抬入另一石洞，见洞中宽大，各物齐全，洞底亦有一张石床，似与石洞属一整体，便将李玉虎放在上面。

李玉虎仍然未醒，虽然胸前赤红火烫，却不见一丝汗渍，一双斜飞的剑眉下，两眼紧闭，而睫毛特长且弯，像两把小小的扇子。

张出云正值青春，对这俊美无俦的男子最易挑动心弦，她俯首望着那鼻端如焚的李玉虎，芳心中爱恋之情如波涛一般涌起，又是焦急、又是忧心，疾疾道：“丹妹，你瞧他像是愈来愈热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快去叫师妹来瞧瞧，赶快替他治治啊，”朱如丹小她两岁，心情自然与她相同，闻言不肯走开，却扬声脆叫道：“大师姊，快来啊……。”张出尘手捏着血鳗一掠而入，把二女吓了一跳，出尘道：“姊，你拿的什么？好吓人！”张出尘伸手探着李玉虎的鼻息，道：“这是条千年血鳗，乃至热绝物，看情形，这位小兄弟把它的血尽吞了，才有这般内火焚身的微候……你们快去取几桶水来……”说着，便把死鳗与宝剑放在一旁，脱去披风、风帽。

出云、如丹也急忙解下身上的披风、宝剑、跨囊等杂物，如飞似的找来木桶，打了一桶清水。

张出尘吩咐道：“丹妹，用毛巾为他擦擦身子，或许能减少几分热气。云妹，你来，尘姊有事要和你商量一下。”

朱如丹脆声应了，立即用打湿的毛巾为李玉虎擦脸洗身，只不过发现湿湿的毛巾一碰到李玉虎的身子，不一刻，即雾气升腾，毛巾瞬被蒸干，不禁大为惊恐，急道：“哎唷，好厉害，大师姊，你快想想别的法子吧！这毛巾不管用呢！”

张出尘两姊妹顾不得说话，又走了过来，见这情形，张出尘暗中一咬牙，沉声道：“师妹，我问你们，你俩喜欢他吗？”二女玉靥泛红，羞意上脸，出云奇道：“师妹是什么意思？”

张出尘道：“我是说你们若是喜欢他，自然肯不计一切后果救他。若是不喜欢，愚姊这救人的法子，不说也罢！”

朱如丹急道：“大师姊，你别吞吞吐吐好不好，俗语说救人如救火，能救为什么不救？”张出尘咬咬下唇，一副为难的样子，但还是说了：“要想救他，必须牺牲自己的清白，你们肯吗？”二女一怔，芳心也跟着一阵急颤，对望一眼，朱如丹垂目低声问：“怎会是这样，这……算是什么法子嘛？”

张出尘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血鳊性属至热，苦与千年雪莲合服，冷热对冲，确能增加练武人士的无上功力。他未服雪莲，又一次吞尽血、胆，热性太烈，若换了个人，早已自焚而亡。他能支持到现在，想来所练玄功必甚神奇，可仍经受不住。如今热毒入脑，以致昏迷，若不速于施救，即使不死，将来醒后，怕也脑部受损，智能大打折扣！”二女一听，不禁花容失色，齐齐颤声道：“师姊快说，怎么救他，妹子……”

张出尘凤目闪光，望见两人情急之状，便道：“愚姊能想出的唯一法子，便是以本宫的‘妊女玄功’所使的上荫真气与他……合体，以吸字诀替他化解多余的热气，如此一来，不但热毒可解，施救者也能采阳补阴，增加功力……但本宫向来不齿裁接一派之所为，传授玄功的目的，在保持夫妻家室的和美，而今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朱如丹毅然正色道：“大师姊，本宫向来鼓励婚嫁，而今小妹与他虽不能商订婚约，但救人要紧，小妹愿意牺牲。救醒他之后，他若是愿允息迎娶小妹自然最好，若是不愿，小妹还可出家修道……”

张出尘对她点点头，表示赞同，又转身对出云道：“你呢？”张出云本也想表示愿意，但被朱如丹抢了先，自然不便再说，但见姊姊又问到她，便只好道：“妹子也愿意，不过有丹妹一人还不行吗？”

张出尘叹道：“但愿一人足矣！只怕丹妹功浅，不一定能克制得住，所以……”

张出云亦毅然道：“果真如此，妹子愿与丹妹同进退！”

朱如丹握住她的芬芳，对她一笑，道：“谢谢云姊！”

张出尘又点点头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好！你和愚姊先到洞外为丹妹把关……丹妹，你尽力而为，若觉得不适，要立刻招呼云妹，以免两误！”朱如丹惶恐忧喜的垂头应是。

张出尘、出云步出石洞，随即放下悬在洞口内侧的布帘，朱如丹强按着狂跳芳心，游目环视，见这石洞宽广数丈，半是天成，半是人工开凿，洞顶高有两丈，其上石笋如林，光线十分黑暗，心下稍安，便极力压制着内心的颤抖，向石床上望去。

床上李玉虎气息如焚，肤色泛红，寂然无声；下身一条黑短裤高起若篷，不时随着呼吸微微颤动。

朱如丹少女情怀，对男女间事虽无经验，却有幻想，也听年长出嫁的师姊讲过。这时箭已在弦上，急于救这虽不熟悉、但又似久在梦中出现过的情郎，暗暗的道声一罢了！立即宽衣解带，把一具小巧玲珑、曲线浮凸，如花之解语、如玉之生香的洁白胴体，完全裸露出来。

接着，她伸出微微颤抖的玉手，为李玉虎除去短裤，一对杏眼羞怯热切地向他胯下望去！

“哎唷！妈啊！这冤家怎的如此庞大，我，我这小洞穴怎能收容得下呢？”她直直盯视着那根“虎鞭”，只见它粗如茶杯、长足尺余，挺头矗立在一片黑森林中，威风凛凛的，还不时轻轻抖动。

朱如丹芳心中虽然惊惧，一种与生俱来的兴奋也刺激得她全身颤战，连细微的汗毛都竖立起来。

她轻咬下唇，暗下狠心，忖道：“冤家啊！妹子这条命就送给你吧！只盼你回醒之后，勿以邪魔视我，妹子就是死了也甘心……”她迅速跨上石床，双脚分站在李玉虎身子两边，对准“方位”屈腿缓缓的向下坐去。

这时，她紧张得几乎窒息，一对杏眼眨也不眨地盯在李玉虎俊逸的面孔上，生怕他陡然醒转，“那，我非羞死不可……”。她心里想。

两人“生命的根源”终于轻轻的触在一起了。朱如丹紧绷的身子一接触昂然挺立的巨物，火烫的热流循“隙”而入，涵洞中春水泛滥，心如火烧，忍不住兴奋不已，再也提不起劲，身子一软，竟笔直的坐将下去。

一阵撕裂巨痛立刻传遍全身，朱如丹紧紧咬住下唇才忍住“尖叫”，而那火荡的“铁杵”，已然无声无息地“刺入”她体内。

她软软的趴俯下去，“坐姿”改成“跪姿”，滴滴冷汗白雪白的肌肤中渗透出来，滴落在李玉虎的胸、腰上。

眨眼间，汗水如滴在沙土之上，立被吸收精光。李玉虎似乎有了知觉，鲜红的双唇“呶呶”两下，刺人的“玉杵”竟也轻轻的抖动。

朱如丹大惊失色，第一个念头便是想赶紧逃开。但实际上，她已一丝力气也使不出来，而李玉虎则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吸力，像一块大海棉，不仅吸住了她的身、心，吸收了她的汗水，更可怕的是，那根火烫的“铁杵”轻轻的颤抖之下，像是骤然挑动了她体内某一根“弦”，不仅叫人震颤、出汗，芳、心中更如打翻五味瓶，一时间，酸、麻、痒、酥、痛齐齐涌现，使她忍不住发出呻吟。

她伏在李玉虎身上，被一股爱恋的洪流淹没，她捧住李玉虎的两颊，微抬螭首，向上滑动身子，心中暗暗喊声：“冤家！”便低头吻住李玉虎双唇。

李玉虎似有所感，口唇微启，正吸吮她的唾液。朱如丹虽是冰清玉洁的处女，但所学功法“姤女玄功”中有“天地交泰”、“姤女查之”心法，她本当“抱元守一”，凝神静气的施展“吸字诀”，以吸取李玉虎体内多余的阳气，化合“元阴”，以解李玉虎的“热毒”，更可增加自己的功力。

哪知一经接触，她什么都忘了，尤其在“巨棒”抖动之下，朱如丹心花朵朵骤然开放，一种从未有的舒泰快感，直把她逼上三十三天，樱唇中的津液、玉体上的汗水、“阴窍”内元阴所化的津液，全被李玉虎吸去、抽去，快感增强，她十多年苦修的“元阴真气”，竟悄悄化成一股冷凉的气流，直向“玉杵”“马眼”中报去，而她也轻飘飘如絮上云端，似登仙境，喉中更忍不住“哼哼”出声。

张出尘、出云守在洞口，听得这一阵哼声，似痛苦又似乐极，忍不住掀开布帘向内张望，只见朱如丹伏在李玉虎身上，全身震颤抖动不停。张出尘惊道：“云妹快，丹妹怕已难支持！”张出云羞怯交集，却也不敢怠慢，立即一掠近前，在朱如丹背上命门穴拍了一掌，低声问道：“师妹，你怎么啦！”这一拍把朱如丹拉回人间，骤然惊醒，勉力抬头唏嘘道：“师姊，我不行啦！快拉我起来！”

张出云虽觉惊奇，但觉这情形与所知“阴阳交泰”的情况大不相同，却也不便多问，她伸手托住朱如丹酥胸、小腹，向上一抬，一声轻响，李玉虎的“虎鞭”已脱出朱如丹“阴窍”，直挺挺矗立如前，只是那上面已染上了一片鲜红血迹！